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四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出通判鄆州召爲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爲三司鹽鐵判官改右正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還除翰林學士不拜三年拜樞密副使自請爲河北宣撫使道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移青鄭蔡州河陽除

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六年丁母憂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平章事踰年以病求解機務以使相判河陽神宗即位封鄭國公熙寧元年移汝州入覲明年復相八月復以使相判河南府改亳州奪使相徙汝州尋請老拜司空復節度使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和與議建儲之功拜司徒六年薨年八十元祐初詔配享

神宗廟庭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脩伯長謂之曰進士不
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
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
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
還公復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
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
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
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官人仲淹
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一見

三卷三

二之一

二

公大愛重之即議婚公遂以賢良方正登

第

聞見錄

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
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

來忠言

蘇內翰撰
神道碑

寶元初趙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
言元昊遣使來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
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
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
守贊庸人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

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

神道碑

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
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
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
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

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
言事公因論日食以為應天變莫若通下
情遂除其禁

神道碑

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延帥范雍鈐轄盧守
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

三十一

八二之一

八三

吳拱

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都
監竄之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
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女奴臣
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
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且竟
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
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養子為
御藥亦奏罷之德和竟坐腰斬

神道碑

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
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

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 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

昊北走契丹矣

神道碑

夏守贊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官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已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且守勲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

神道碑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

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它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其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首領二人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 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

極論之 上從公言乃以宰相兼樞密使

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 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復得入張公安道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富鄭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鄭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安道見呂申公申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

相喜凡皆此類也

龍川志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 眞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遂詔諸將按兵縱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

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
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
六符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
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
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 上遣中使勞之
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
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
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
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
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

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
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見虜
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
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
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晚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
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
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斃故
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

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
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
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雖虜獲金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
物故大半此誰任其旤者今中國提封萬
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
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
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
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
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

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
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
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
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
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 皇帝之命
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不
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
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

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
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
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
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
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
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
長公主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
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
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
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

一

二

八

作

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
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

書而行

聞見錄云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固為此欲置臣於死

臣死不足惜柰國事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其忠直如此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

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
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
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

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奏曰臣旣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爲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神道碑○温公日錄云公

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

初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

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
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
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 上力
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
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耳

神道碑

富鄭公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 仁宗

嘉之一日王拱辰言於 上曰富弼亦何
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

國耳 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
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
生民邪 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
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
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
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 陛下只有
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 仁宗憫
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
辰言塞且知諧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
陛下能屈已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

泣再拜而出東軒筆錄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

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為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

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

悅矣

神道碑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旣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上問公曰虜

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搗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爲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

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 上乃
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
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神道碑

初石介聖德詩譽公等而詆夏竦竦怨之會
介以書與公責以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
習介書改伊周曰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
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仁宗雖不信而公
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
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
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

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
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

薪水

澠水燕談云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
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處流民

官吏

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
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
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
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佗日得以次
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
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
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

孰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互相蹈籍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神道碑 ○又記

聞云富公知青州州歲穰而河朔大飢飢民東流公以為從來拯飢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餓死死氣熏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

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為場塢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在手書酒炙之饋日至人人忻戴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強壯堪為禁卒者募得數千人面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朝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不報人為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邵伯溫曰富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屠城以應之或詣公告之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泄變生時

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
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
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

神道
碑

至和二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
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
謂侍臣歐陽脩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
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
也哉脩頓首稱賀神道
碑

富韓公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

二伯九十字

二之一

十五

張洪

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脩者由右
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
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人命之以官既簽同
列奏獨翰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異論
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辭賦者
已在於高科矣事卒不行呂氏家
塾記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

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

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至

今行之

聞見
錄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神道碑

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神道碑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

三百五十字

二之一

十六

范洪

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神道碑○又龍川志云富

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歎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

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服除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為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切聞制辭敘述陛下即位

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効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之事 仁宗尚祕其請其於 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

聞見錄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 光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 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 太后早還政 后聞之

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徹簾 后猶未轉御幃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徹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 仁宗累 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 英宗面奏曰 仁宗之立 陛下 皇太后之功也 陛下未報 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 仁宗之意也

方 仁宗之世宗屬與 陛下親相等者
尚多必以 陛下爲子者以 陛下孝德
彰聞也今 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
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寔痛之
豈 仁宗之所望於 陛下者哉以笏指
御床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 英
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
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富公致政居
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
幣甚恭富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

終不替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
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富公以
不預策立 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弔不
通非也聞見錄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
除目榻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執之進曰
前日 陛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
今即天子位竊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
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
陛下之怒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

大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天下 英宗爲之霽色温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

道富公奏議序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爲相富鄭公爲樞密相

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

富公曰 先帝以神器付 陛下此輩何

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爲范

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踰年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

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以前不輕以

二之一 十九 劉光

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

故開此例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

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

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

從神道碑

神宗即位以集禧觀使召赴闕公辭不至熙

寧元年移判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

肩輿至殿門令公子紹隆扶以入且命無

拜坐語從容至日吳又欲以觀使留公公

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侍中昭文館

大學士不拜復以爲左僕射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神道碑

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

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且云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

以喜怒爲用捨神道碑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 神宗首問邊事公曰 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著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 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 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

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達趙禹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禹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瘡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

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 帝早朝當寧
慟哭宰執不敢仰視 帝嘆息曰永樂之
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
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
惟呂公著在外惟趙禹曾言用兵不是好
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
共饗太平然 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
漸嗚呼痛哉聞見錄

時王安石叅知政事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
合公稱病求去章數十上 上問誰可代

二之一
二二二
卿公薦文彥博 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
何如公亦默然八月以武寧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河南府請改亳州

公在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
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
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
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
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
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神道碑

熙寧二年富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

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
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
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
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
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擻以
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
蓋富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

姦云

聞見錄

富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
事幕府事須稟命者常以狀白公公批數

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幕府
憂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
言裁處徐語它事幕府曉然率常失其所
疑者退而歎伏以為不可及公早使強虜
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揔大政視天下
事若不足為者矧退處一郡乎

滬水燕談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
叛詔郭達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
責其必進願詔達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
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

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

許神道碑

故叅知政事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

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翊

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

臣所撰詔草上之 上以問彥博彥博言

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

言下詔以公為司徒神道碑○又聞見錄云富

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

三百五十五

二之一

二十四

上卷

妨佗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

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

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

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

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

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

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

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

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

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
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御名扇
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
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
也神道碑

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
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
襄王鼎張昱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
於世世以為知人神道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

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 神宗語宰相曰

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 帝

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

小人 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

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

禮曰左丞對 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

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

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

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六

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吊哭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

聞見錄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

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効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兒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

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
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
府中徙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
之至於安門市為之空其得人心也如
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不識相見則
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吊唁往往垂泣
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
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於內而
見於外能如是乎聞記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

瓶防意如城尾氏
客語

故事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公以司徒
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
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
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
孫不冠帶不見塵史云富鄭公治家嚴整子舍
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
也如平時謝客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來公
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
云既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
兩婿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

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
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
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
臣不敢為此官 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

郎崇寧中卒

聞見錄

富文忠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伊
川先生曰受之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
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程氏遺書

富公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
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

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
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
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
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
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 聖人為未盡輕
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
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
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
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
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

蘇內翰軾作公神道碑銘曰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殺爲懷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厭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徃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敕其後人 帝命是承勿劓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 帝我驕 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

元年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格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 三宗重華協明 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